

青未了

书坊

星期六
2015.1.31

齐鲁晚报

B05-B08

余秀华走红，
诗坛的寂寞谁懂

本报记者 吉祥

成名之前，余秀华的身份是女人、农民、诗人，这三种身份的组合本身就足够吸引眼球，何况39岁的她还是一位脑瘫患者，而她的诗歌写得也不赖。有点“标题党”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上走红后，余秀华的诗迅速在很多人的手机里“刷屏”，精准掌握大众阅读趣味的出版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第一时间给她递去了合同。余秀华的两本书《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手上》下个月就将出版，而网络预售也早就开始了。

“反正就是一阵风，刮过去就走了。”余秀华如此看待自己的成名。的确，在今天的诗坛，已经有众多诗人带着一阵风来，又很快被另一阵风刮走。“每一次诗坛引起关注，都不是因为诗歌本身，而是事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说，从“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再到现在的余秀华，几乎每一个在诗坛引发讨论的诗人，都和新闻事件有关，“这不是诗坛的幸运，而说明了诗坛的匮乏。”

点赞过后，余秀华的那阵风还在刮

很显然，属于余秀华的“那阵风”尚未刮走，在她的诗歌热逐渐冷却后，关于她的新闻又将她置于舆论的关注之下：本月28日，余秀华当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钟祥市作协主席蔡章田表示，这是为了确立余秀华在当地文坛的地位。

在成名之前，余秀华只是钟祥市石排镇横店村一名普通的农妇，喜欢写诗，如同中国的多数诗人一样，她不为人所知，在那个偏远的山村，她更不被人理解。即便去年9月，在诗坛内颇有影响的《诗刊》杂志刊发了一组她的诗歌，余秀华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毕竟，在当今的文坛，诗人和诗歌早已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荣光，图书销售榜上早已不见了诗人的踪影，这是一个郭敬明、张嘉佳们被追捧的时代。

好在，现在还有网络，还有手机。2014年11月，“诗刊社”微信公众号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选发了9月的这组诗歌，此条微信的阅读量很快

达到了7万。此后，余秀华的诗歌在众多微信号的推送以及网友转发下，占据了人们的手机屏幕。旅美作家沈浩波在博文的“点赞”让余秀华收获了一个标签式的评价：“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大众不关心艾米丽·狄金森是何许人也，倒是余秀华那首看上去很有“标题党”风格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击中了这个社会的兴奋点。在诗歌已经远离大众生活多时以后，这首诗出乎意料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余秀华的走红说明诗坛的确很寂寞。”在朋友圈的“刷屏”下，房伟也读了一些余秀华的诗歌。他注意到，尽管余秀华的诗歌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但很少有文学家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对余秀华的诗歌作出解读和评价。在文学界一片沉默的情况下，诗人沈浩波的批评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一篇谈余秀华诗歌和大众阅读口味的文章中，沈浩波直白表达了对媒体打出“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标签的厌恶，“这是一

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对余秀华的诗歌，沈浩波评价说她的语言基础不错，具备写出好作品的的能力，但对诗歌本身的浸淫还不深，对诗歌的理解也还比较浅。而大众的追捧在他看来，是“一场对平庸诗歌的赞美运动”。这很快引发沈浩波的回击，但正如《新京报》评价的那样，“严肃的文学论争从未展开”。

争吵并不妨碍余秀华的继续走红，她之前刊登诗歌的个人博客不再冷清，最近更新的几篇文章阅读量都破万，而她的诗集也即将于2月初由两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如今正在网上预售。在宣传语中，两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打出了“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的标签，尽管在一次受访时余秀华透露，她对这位美国诗人并不熟悉。对那首很火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也不是特别满意，“写得并不好，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火起来”。

诗坛寂寞，走红离不开炒作

谈起诗歌，人们总爱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高压后需要一个释放口，而诗歌则是最好的表达渠道。一大批诗人陆续登场，也诞生了给中国文坛留下重要影响的“朦胧诗派”。“那个时候的很多诗歌是能够给人思考的。”房伟说，市场经济大潮到来后，人们对文学、对诗歌的热情很快就减退了。

然而，诗坛似乎不甘寂寞。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经常以另外的方式引起关注。以近几年为例，“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陆续登场，

这些诗坛的事件经网络的炒作和疯传后，制造了一个个轰动效应，好不热闹。“大家都不再关注诗歌本身，而是诗歌之外的东西。”房伟说，这些年在诗坛引起轰动的诗人，很多都是借助新闻事件，有的更是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引发关注。前几年，所谓流浪诗人曾德旷就曾屡次通过下跪等行为艺术博得眼球，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车延高的走红，则是因为一篇名为“徐帆”的诗作，这首诗歌因为异常直白“不像诗歌”，而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

“这次余秀华的走红也和新闻

事件有关，比如人们贴在她身上的‘脑瘫诗人’的标签，让她看上去和现在的主流话语相契合，有一种励志的感觉。”房伟说，诗人不以诗歌走红，恰恰说明了诗歌的匮乏与诗坛的焦虑。在他看来，在当今的文坛，诗歌是焦虑最深的，“在小说领域，我们有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名家和新秀依然保持着对文坛的影响力，但诗歌却很寂寞，很少有经典的作品和有代表性的诗人涌现出来。”

在房伟看来，一起起夺人眼球的事件并不会对文学本身带来多大的影响，“它们很快就会过去”。

走出浮躁，诗歌需要冷静的阅读

在这波由余秀华引发的诗歌热中，网络和微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兴媒体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变革力量在这起事件中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的宣传语第一句便是“微信转发上百万次”。《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也撰文说，技术的兴起使得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微信等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草根性”时代。“余秀华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时代契机，她的诗歌得益于网络的滋养，又通过网络和新媒体得以广泛传播，余秀华其实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作为诗人的李少君更是指出，“爱读余秀华，这也许是中国人真正热爱诗歌的第一步。”

在李少君看来，在全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的情况下，网络的兴起让诗歌的传播渠道更加便利，“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网络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上迅速传播，被广泛接受。”

不过，沈浩波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诗歌是所有文体和艺术形态中，个人心灵化程度最高的，因此也必定离大众这个集体最遥远。对于大众阅读趣味，李少君和沈浩波也有相左的判断，李少君从网友对余秀华“正面评价始终占据主流，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后第一次没被当成

‘恶搞’的对象”，看出了“网络文化成熟多了，网民修养和辨别能力提高了……当代诗歌终于开始被当代接受了。”而沈浩波却说：“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

走入大众还是靠近精英，始终是关于诗歌发展争论中较热的话题。房伟说，这一问题在我们的邻国日本以及德国、波兰等国家并不那么热，因为诗歌在这些国家一直很受推崇。2009年，日本一位普通的九旬老太太柴田写的诗歌曾广受追捧。“她写出了人生况味，坎坷的身世和感悟让人思考。”房伟说，诗歌需要冷静的阅读，“因为它是关注内心的，需要国民阅读趣味走出浮躁”。

【评说余秀华】

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出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与中国大部分女诗人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充满装饰的盛宴或家宴，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你目瞪口呆，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

——学者、诗人沈睿

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

——《诗刊》编辑刘年

由于教育的普及，加上网络的催化剂作用，新诗逐步草根化，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建立了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的出现，包括余秀华的暴热，足可说明这一点。

——《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

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诗人沈浩波

【余秀华自白】

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余秀华



《月光落在左手上》
余秀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出版



《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年2月出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